



第24届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THE 24TH CHINA SHANGHAI
INTERNATIONAL ARTS FESTIVAL



■鱼跃图(中国画 1974年) 陈永锵

“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以两万平方米展示面积、800百余件作品的规模,全面展示了广东美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直到今天的历史成就和艺术成果。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海派绘画、京津画派和岭南画派并列为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三大流派。这三大流派从不同的方面,开启并推动了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的展览在海派绘画的诞生地上海举办,它的意义非同一般。

沪粤之间人员流动频繁、商业往来密切,很多广东籍画家成为海派绘画的重要代表,而广东籍商人成为海派书画市场中一支举足轻重、特色鲜明的力量。他们并非局限于简单的购买作品,而是从资本、审美、社交和市场网络等多个层面,深度参与了海派艺术生态的塑造。

在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历程中,广东和上海作为两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的艺术风貌,两地均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吸收西方艺术精华,同时在本土文化的传统与创新之间寻找平衡,在西方文化强势冲击下,它们以自信、开放和务实的态度,为中国美术的生存与发展探索出了两条成功且影响深远的路径。

实际上近现代美术革命的历史原因,是中国社会在近现代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动荡、大变革。美术在这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中要想发挥其社会功能,适应、记录并参与社会的变革,必须实现现代化转型。而转型的方向在美术功能上,便是由服务于特定精英阶层向服务于社会大众转变;在美术本体上,由高度知识化和自娱性的笔墨程式向雅俗共赏的风格图式转变。前者关注于理念的创新,后者则探索实践的途径。

中国近现代美术革命最早、最重要的思想倡导者和口号提出者是康有为和陈独秀,他们从历史进步、社会变革和文化改造层面发出了强烈呼声,从而点燃了美术革命的导火索。无论是康有为的“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还是陈独秀的“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西洋

画的写实精神”的论断,都不是孤立的美术批评,而是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两大旗帜在美术领域的直接延伸。用西方绘画的优长来改良传统国画背后的逻辑,就是用科学精神来取代文人画的孤芳自赏,进而改变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

艺术家们的回应是多元的,融合中西是其中的主旋律。以徐悲鸿为代表的革新派,用法国新古典主义改良中国画,并成功创立了现代美术教育体系。以林风眠为代表的先锋派,借鉴西方现代艺术,主张“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而岭南三杰提出的“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国画创新主张,具体路径便是以居巢、居廉的撞水撞粉技法为基底,嫁接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朦胧体画法,同时注重写生,创造出色彩鲜艳、生动传神、充满时代气息与生活韵味的艺术风貌。

早期的岭南画派因其异端的艺术主张和取法日本画的实践而不见容于广东地区。他们的崛起是在上海。上海是中国近现代美术的摇篮,它以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市场促进了传统美术的现代转型,以现代社会意识形式基础上的艺术生态海纳百川,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交汇熔炉,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大码头,是一个新生事物的孵化地。



■人桥版画(一九四八年) 古元

听见纯正古韵的《里纳尔多》

◆ 任海杰

2023年11月,著名古乐指挥家哈里·毕克特率领英国合奏团,在上海音乐厅上演的亨德尔歌剧《罗德琳达》引起轰动。时隔两年,作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参演剧目,毕克特再次率领英国合奏团来到上海音乐厅,演出亨德尔的成名作《里纳尔多》,精彩的表现依然惊艳全场。

亨德尔早年在汉堡歌剧院担任小提琴手和羽管键琴手,喜欢上意大利歌剧后特意前往佛罗伦萨学习,结识了大名鼎鼎的意大利作曲家斯卡拉蒂父子。机缘巧合,亨德尔去英国旅游,发现英国人非常热衷于意大利歌剧,但英国能写意大利风格歌剧的人很少。于是他顺势而为,只用两周就写出了《里纳尔多》,1711年2月在伦敦上演后一炮打响,伦敦也成为他歌剧事业的发轫福地。亨德尔专心为英国人写歌剧,前后40年间共创作了约40部歌剧,成为巴洛克时期意大利正歌剧领域中的领军人物。

三幕歌剧《里纳尔多》取材于十字军东征,亨德尔与脚本作者贾科莫·罗西将其通俗化,虚化了历史背景,故事围绕几个主要人物的爱恨

情仇展开,演化成一场声乐盛宴。300多年前的巴洛克时代,歌剧是民众重要的通俗娱乐方式之一。在当时舞台布景比较简单、尚无现代灯光照明等情况下,歌剧演出主要靠歌手的演唱来吸引观众,因此剧中会有不少返始咏叹调,让歌手充分发挥演唱技巧、华丽声腔,甚至飙高音炫技,阉人歌手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现在一般用假声男高音替代)。毕克特专注巴洛克歌剧多年,近期更有一项宏大计划——录制亨德尔全部作品,因此他与英国合奏团对亨德尔的诠释尤其精深,挑选的演员,尤其是主要演员,都是演唱亨德尔作品的佼佼者。

此番饰演《里纳尔多》男主角的假声男高音阿列·努斯鲍姆·科恩,不仅有漂亮的头腔共鸣,更有浓厚的胸腔共鸣——这对假声男高音来说尤为难得。当他的恋人阿尔米莱娜被敌方掳去,他演唱《我的爱人,你在哪里?》时表达的痛苦思念深情委婉。饰演阿尔米莱娜的抒情女高音玛丽·贝文,在与恋人里纳尔多分开后,演唱了剧中最著名的咏叹调《让我痛哭吧》,将柔弱无奈表达得

如泣如诉,一唱三叹。此曲如今常出现在音乐会上,成为亨德尔咏叹调名曲之一。饰演女巫阿尔米达的瑞秋·威尔逊,声音犀利充沛,极具爆发力,她出场时演唱的《可怕的复仇女神》气势逼人,接着演唱的《充满渴望》又展现出制服对手的胸有成竹、踌躇满志。在示爱里纳尔多遭拒后,她的一首《啊!残忍》又表现出女性多情细腻的一面。在《里纳尔多》中,阿尔米达的人物形象最为立体、复杂,戏剧性最强,是剧情中起承转合的关键人物。值得一提的是,亨德尔歌剧中有女巫形象,阿尔米达便是肇始者。

英国合奏团的古韵悠长,层次分明,极佳地衬托了人声的演唱,并不时有精彩的独奏,如阿尔米莱娜演唱《鸟鸣之歌》时,短笛乐手美妙的呼应;更突出的是,第二幕终场前在阿尔米达的咏叹调中羽管键琴即兴的独奏段落,展现了巴洛克音乐风格的独特趣味。

《里纳尔多》华丽落幕,意犹未尽。期待毕克特与他的英国合奏团能再来上海演出亨德尔——正如那句老话:一而再,再而三。

让历史文脉 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生

◆ 陈翔

海派绘画其实并不能简单地以一个流派的概念来界定,它是各地绘画流派风格的综合体,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最先锋、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现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早期的岭南画派可以看作是海派绘画的一部分。

岭南画派从出走逆浪,仿佛是中国绘画现代转型艰难而曲折过程的缩影,它不仅是一个地方画派的崛起故事,更是中国绘画在20世纪面对西方强势冲击和内生动力不足时,如何成功实现现代转型的经典范本。其核心启发在于,它提供了一条既不割裂传统、又不排斥外来,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实现新生的可行路径。它说明了现代转型不等于全盘西化,而是以我为主,化西为中,实现传统的现代性激活。

早期岭南画派代表人物并不认同岭南画派这个名称,因为他们的理想和抱负,并不限于地域,这种对于国家、历史、社会、民族、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来源于岭

南文化的传统。而这次广东美术的百年历史的展览,形象地呈现了岭南文化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其中既有对传统的坚守,又有对创新的追求。这种看似矛盾的特质,实则根植于岭南独特的生存环境与发展历程,并在不同层面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深层次的、动态的共生结构。而岭南文化中蕴含的责任担当意识,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务实入世的实践精神,它体现为宗族认同与行会组织的社会功能,体现为守护文化正统的自觉使命和开启民智的文化担当,体现为家国情怀与天下视野。所以,“其命惟新”虽为一个美术展览,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了展览本身。

这次的展览对于上海美术的启发是非常大的,上海在新时代应该更好地传承海派文化精神,通过构建良好的艺术生态,保持自我革新的先锋意识,完成从码头向源头的转型升级,做好城市文化IP宣传推广,让历史文脉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生。

「宫怨」主题下的人性弧光

◆ 杜竹敏

洗练而高雅,宛如一幅幅徐徐舒展的画轴。

《双绣缘》的剧情编排相当精巧。全剧讲述了两段风格各异爱情故事——卢眉娘与唐宪宗的情感矜持克制,带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怅然。而卓英英与杜源的姻缘浪漫传奇,结局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两条爱情线相互交织、彼此互文、互为因果,颇多巧思。例如,卢眉娘受卓英英之请在征衣上绣下“结取来世缘”,引发唐宪宗李纯的误解,差点棒打鸳鸯,这一误会引出无数波折,乃至诙谐情节,却安排贴切,丝毫沒有牵强之感。而卢眉娘交代从广府一路进京所历山川,既解释了她为何能绣成《淮西地图》,也展示了卢眉娘不一般女子的眼界胸襟。

《双绣缘》对情感的书写也甚是精美,甚至称得上惊艳。作为一出“双女主”的戏,《双绣缘》一改《宫词》《行宫》传递出的幽怨哀婉情绪,塑造了以卢眉娘、卓英英为代表的自尊、独立的女性形象。这对性格迥异的姐妹花在追求自由、爱情过程中体现出的自尊、自信,既有盛唐余晖下岭南女性特有的天然奔放,更隐隐有一份当代女性对自我价值的审视与认识。毫无疑问,这种女性对待爱情的态度,以及姐妹间的温暖护持,更足以引起当下女性观众的共鸣。《双绣缘》是古典雅致的,每一帧定格画面都如古画般值得反复品味。但更值得称道的是,它于古雅中传递出的清新、现代的美好情感和追求。

广州粤剧院大型新编古装粤剧《双绣缘》日前亮相第24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双绣缘》讲述的是一个熟悉而陌生的故事,故事的女主角是两位困于深宫之中的绣女。说它熟悉,因为“宫怨”是曾被古今许多文人骚客和小说家反复题咏、诉说的古老主题。无论是元稹笔下“闲说玄宗”的白头宫女,还是张祜诗中“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的教坊女子,抑或是在红叶上题诗的上阳宫人、在征袍内绣下“结取来生缘”的开元宫人……读者、观众曾无数次邂逅这样的主题,这样的女子。说它陌生,是因为在这些叙述中,深宫寂寞的女性往往是一组面目模糊的群像,一种大而化之的情绪——静默、无声。

而粤剧《双绣缘》堪称对传统“宫怨”主题的全新抒写。故事中,“寂寞宫人”这一符号化的女性群体被赋予鲜活的生命和鲜明的个性,穿越时空发出属于“个体”的对幸福和自由的呐喊。《双绣缘》的故事糅合了“广绣始祖”卢眉娘的传说和《袍中诗》里开元宫人的故事,并将两者置于唐元和年间淮西之乱的真实历史背景之下。在历史的“虚”与“实”间飞针走线,将原本黯淡压抑的“宫怨”主题绣成一道绚烂夺目的人性弧光。

开场时,绣女卢眉娘领首静坐绣架前,移动平台上迤迤而出的宫装女子形态各异、俏丽生动,天然一幅《捣练图》,令人遥想起李白诗中“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场景。这一刻,是“此时无声胜有声”。而当活泼的粤剧传统音乐响起,蹦蹦跳跳的秀女们又仿佛《唐宫夜宴》场景再现。舞美设计用了大量的留白,辅以大色块、具有强烈对比的光影变幻,

扫一扫
请关注
“新民艺评”

